

“万物皆可计算”这个命题来自斯蒂芬·沃尔弗拉姆，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作为命题的主语和谓语，“万物”与“计算”分别对应物理与数学两个专业，沃尔弗拉姆显然言之有据。不言而喻，计算机的发展现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每秒惊人的运算速度可以充当“计算”这个谓语的注解。无论是一个星球的运行轨迹，一片落叶遭遇的空气阻力还是人类基因组图谱或者某个历史段落的社会经济运行曲线，所有的问题皆可纳入计算。重量、体积、速度、空间位置、拥有多长的历史、未来的路线图……一切无不显示为数字语言。数字语言的首要特征是精确、客观、清晰，三即是三，五即是五，不是拍拍脑袋遵循感觉说出一个模糊的大概。险峻的山峰或者湍急的河流是模糊的文学语言，数字语言必须严谨地标注山峰的高度与河水的流速。企业必须得出利润率，民意调查必须公布百分比，地球的重量约60万亿亿吨……计算，计算，计算！围绕我们的身体，体检结果的每一个项目无不附有指标数值，数字会说话。哪怕是散步健身，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已经出炉：根据11万人的生活资料跟踪调查，降低全因死亡率的每日最佳步数是8763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每日最佳步数是7126步。相对于“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的俗谚，这种数字开始具有科学的性质。

尽管数字语言正在赢得愈来愈普遍的使用，尽管计算机正在成为机器之中的机器，但是，人们仍然要重温一个常识：许多时候，数字语言表述的内容并非一个对象的首要性质。父亲是关注的眼神与有力的胳膊，而不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母亲是厨房里忙碌的身影与再三的叮嘱，而不是日复一日增加的年龄；情侣是真情实意的相伴，而不是房子的面积与银行的存款；一块手表从祖父手里传下来，再好的价格也不出让；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称不出重量也定不下价格。这么说来，总有一些计算失效的时刻。事实上，“道法自然”“格物致知”“认识你自己”这些至理名言也不是因为罗列了哪些数字，犀利的洞察或者高瞻远瞩是为人们熟知的。数字语言精确而客观，可是传神吗？算得清楚哪一天是

我在广西南宁东宝路住了两年。据老南宁人讲，这里是米粉的聚集地。以我的小区为原点放射出去，每个方向都能找到好几家饭店，甚至，有的粉店还是24小时营业。

众多米粉中，我最爱的是老友粉。我和我妈出门的时候，总能比她先捕捉到一家粉店的身影。气味就像一名竞跑健将，它们跑得很快，扩散力极强，没有死角，也没有盲区。真是没了那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更何况，老友粉的香气，远比酒香来得更鲜明、更强烈。

一碗正宗的老友粉，味道是很辛辣的，也是很特别的。老友粉汇集了大蒜、豆豉、辣椒、酸笋等，这些底料经过爆炒，一阵白烟冒起，再加上一阵小风，很快就能窜到人们的鼻腔里。有些人一闻，就会打上几个喷嚏。在我看来，要是没了这样的味道，就算广告打得再响，恐怕也没人掀门帘进这家粉店。

一家地道的粉店里，经常人声鼎沸，尤其是在饭点的时候。要是在这时候点单，千万别害羞含蓄。有一次，我在一家粉店看见一位女性食客，应该是外地来旅游的，排了好长的队伍，终于轮到她点单了。她斯斯文文地报了要点的老友粉的种类。结果那头的店员没听见。这位女性食客又报了一次，声音还是很含蓄。好在这时，旁边一位本地大妈替她吆喝了一嗓子：

我偏爱称初秋为“年轻的秋”，像半启封的青梅酒，清冽中隐藏着醇厚温润。山影浸在清澈的水中，轮廓如墨线勾勒般分明。秋天是淡青的宣纸，秋水是流动的瓷釉，天地正在完成一场温柔的蜕变。

寻秋，漫游在山水深处。一片金色的阳光罩住了整个山坡，坡上苍翠的灌木丛、柿树、松林交错相错落。山涧藏着一汪碧湖，水鸭的羽毛在粼粼波光里流转。湖边，虫鸣、鸟鸣、蛙鸣交织成网，随风淌落。驻足岸畔，看秋阳把湖面镀成金色，看水鸭掀起一圈圈涟漪，心里忽然漫起一阵欢喜。

田野里，秋的脚步更显活泼。视线被田野深处那铺天盖地的庄稼攫住。玉米站成整齐的方阵，叶片在阳光下拍着手，裹在层层绿衣里的玉米棒坠得秆子弯了腰，那是夏的珍珠钻进土里，悄悄酿出的秋的果实。

芝麻地里，一串串芝麻荚像是等待绽放的鞭炮，风过时，发出沙沙的响声。风吹稻浪，谷穗摇曳，它们最懂礼，风来时报点头。大豆的豆荚藏在叶缝里，圆滚滚的，像憋着一肚子悄悄话。花生和地瓜更淘气，把果实埋在土里。这些，都是土地捧给秋的面见礼，带着农人沉甸甸的汗水，是年轻的秋最实在的欢喜。

秋季的开始？想列举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证明他垂垂老矣，如此繁琐哪及得上“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一句诗？如果意识之中只剩下一堆刻板数字，僵化生硬，按部就班，刻舟求剑，那么，幽默、夸张、揶揄、反讽以及各种美学想象无不丧失了感觉。

诗句派上用场的时候，还轮得到数字说话吗？脍炙人口的名句，激情如火与深邃的哲理，让李白与杜甫名垂千古。遥想大唐那个诗的王国，一批闪亮的诗人名字纷纷而至。他们的杰作流传千古，谁还会记起诗歌背后的数字？《全唐诗》收入诗歌4.9万首左右，在册诗人2200余人，总字数约425万字——现今不少作家一个人即可完成的产量。这些数字并不重要，没有人觉得诗人们写得太少。对于诗人来说，写下多少字数无关紧要，人们只会记得他们存留的经典之作。

当然，诗人也会同数字打交道。他们兴之所至地写下数字的时候，数学家的严谨消失殆尽。李白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陆游说“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辛弃疾说“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这些数字肯定未曾经过认真的验算。许多诗人不屑斤斤计较。虚拟一个不那么精确的数字换取强烈的美学效果，何乐而不为？美学效果是艺术语言的追求，譬如诗、绘画、音乐。艺术语言的美学效果也包含若干数字秘密，计算有助于破译。诗歌的韵律“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绘画按照“黄金分割比例”构图，音乐有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数字与计算从未在艺术内部缺席。但是，数字与计算与其说是事前的指

“二两猪杂老友加煎蛋——”
“好，猪杂老友二两加煎蛋，一碗，13块——”店员重复了一遍，再次确认。这才点单成功。

以前我眼神好的时候，常爱看炒制老友粉底子的过程。厨师用一把大圆勺在锅中撒上猪肉、牛肉、番茄碎等底料，再往锅里倒入些生油，然后将锅颠几下。刺啦啦！火苗一蹿而起，升得老高，又很快落下来，接着，火苗再一次升起来，又落下来。厨师的脸就掩映在火光中，可他的眉毛动也没动一下，那神情很是淡定。而一旁的我，却已经看得一愣一愣的了。后来虽然看不见了，但我还是喜欢“看”厨师们炒底子，这时候主要就是听了。铁锅与勺子的碰撞，火苗的跳跃，油水的沸腾，食材在锅里的卷缩、平展、变色……这一切的过程都充满了声音。连周围的空气都是有声音的，它在被加热，然后是变化、孕育。于是，香气出来了。于是，锅气诞生了。

人们夸赞一碗老友粉，会说它很有锅气。所谓的锅气，绝对不是单纯一口锅的事情。它是一口锅与一个厨师、一众食材、一簇火影之间的对话，就像一群老友那样，如此熟悉，又如此默契。

多味斋

山路牵着我往更深处走。数小时跋涉后，半山腰的小村忽然撞进眼里。村头的老院子里，南瓜藤爬满篱笆，葡萄架上挂着紫莹莹的串儿，石榴树举着红灯笼似的果子。

院子的大娘，衣裳洗得发白，干净得像秋晨的露水。男主人许是刚从地里回来，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沾了些泥土的衣衫也湿透了。她正坐在竹椅上歇息，见我来，便缓缓起身致意，随后又默默坐回原处。大娘笑着解释：“他耳背，今年72啦，可干起活儿来比年轻小伙还精神呢。”我借宿的请求刚说出口，大娘便忙着生火做饭。清炒南瓜尖带着山露的清润。青椒炒腊肉，柴火的烟气裹着肉香。花椒茴香馍带着新麦面的清香。每一口，都是山里扎实的秋的味道。

晚饭后坐在院里。“您是来看山水的？”大娘问。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温柔：“我嫁到这儿50年了，他是我最大的福分。”她用目光指向那个立在门口的老人。

夜里，躺在竹凉席上，听着谷底的流水声。这年轻的秋里最动人的，并非只有流淌的岚色与沉甸甸的谷穗，更有岁月窖藏的时光，如一枚金色的印章，轻轻钤在这幅年轻的秋景里。

计算·诗·智慧

南帆

导，不如说是事后的总结。现今所谓“数字人文”的文学批评方兴未艾，但是，批评家提供的数字结论无法成为艺术生产的设计图。艺术的另一个标志是独创。独创意味着摆脱事先的计算。

数字语言是一种同质的抽象符号，稳定、均衡，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不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飞跃或者断裂。可是，数字语言返回各种对象之后，有条不紊的状态遭到了破坏。从呱呱坠地到耄耋之年，个人的生理年龄均匀增长，然而，智力的成熟与身体强壮程度构成另一些剧烈的起伏。童年或者少年时期，个人的智力增长与日俱增，壮年之后逐渐平稳停顿，步入衰老阶段的标志是身体的健康状况直线下滑。相对于这些曲线，数字语言不得不摆脱循序渐进的节奏而设计新的坐标。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表明，“一”的数值必须根据周围的语境加以衡量。一个临界

的时刻，“一”会代表无数的“一”而拥有千钧之力。这时，数量转换为质量只要“一根稻草”。

不就是数字吗？许多人常常轻松地说。然而，尾随而至的各种计量单位立即在意识屏幕敲下深浅不一的印记。说一不二，“一”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数字，不存在任何歧义。然而，一张纸、一辆汽车、一幢房子怎么会一样？计量单位将世间的烟火气息赋予数字语言。数字社会学不仅论证数字语言对于社会研究的巨大帮助，还必须考察社会语境的压力如何悄悄改变数字的实际意义。改变“光线”与“视角”，数字语言可能以少胜多，或者大幅缩水，甚至开始不可思议地跳跃。这时的数字开始



▲油画《太行山谷》，作者钟剑秋。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美丽角

冯文超

居住的小区很老了，打我小时候就已存在，迄今已经几十年。最近喜讯传来，小区要修缮了。旧楼房外边贴保温层，还要更换窗户。路边，多年旧迹斑斑的粉墙也重新刷过，阳光下，雪一样白，上面有别致的小图案，据说是美院的学生画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广场拐角处的墙上，画着一个姑娘。姑娘长发飘飘，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头上戴着一个大大的花冠，那花细碎，有紫色、粉色、白色，像丁香，像藤萝，竟和真的一样。

这拐角在路口。突然有这么一幅美丽的画，小区一下子明亮许多。好多人赶来欣赏，举着手机拍照，和这个“姑娘”合影。有的照完后觉得不满意，原因是把姑娘的一只眼睛遮住了，于是重新照，让那两只大眼睛都露出来，自己站在旁边，这才满意。照相的以年轻人居多，也有老年人抱着小孩。一时，这拐角成了一个热闹闹闹的地方。

下大雨了，那花上有许多水珠，晶莹、闪亮，花更像真的了。刮大风时，也有人去看，见那花冠没有被吹落。

傍晚，广场上的灯亮了，许多人就着音乐跳舞。有人在一旁纳凉。往拐角望去，奇怪的是，那姑娘头上的大花冠也亮了，原来里边藏着好多小灯泡，一闪一闪的。

一天外出，打了一辆出租车，女司机可能是新手，告知小区名，说没去过，于是就告诉她怎么走。车一到拐角，看见墙上那个戴花冠的姑娘，女司机惊讶地叫起来：“这里啊！我在网上看过。”

原来有人在网络上发了视频，把这个美丽的拐角“推广”出去了。

狡猾地玩捉迷藏游戏，甚至变起魔术。人生百年，不过36500多天，似乎屈指可数；改为876000多个小时，膨胀的数字立即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嘈杂的菜市场，两元钱的出入可能成为争吵的导火索；买房子的时候，2000元的尾数可以慷慨地放弃。统计背后的数字游戏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复杂路径。董事长称公司的年度利润增长10%，业绩赢得掌声；然而，10%仅仅是账簿上的平均数，遮掩了从董事长、销售团队、研发人员到保洁员的收入增长差异。

世事纷扰，许多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机器提供的数字——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可是，排除人为因素之后，计算机会自发调遣各种数字弄作假吗？这一段时间，人工智能虚构各种资料的报道惊动了许多人。人们无法弄清大数据模型内部发生了哪些差错，但是，数据训练造就了机器的倾向——渴望表扬式的积极评价。为了获得用户的肯定，人工智能不惜跨越“真实”与“虚构”的界线，另一则报道使用了“谄媚”一词——调动各种浮夸的词典恭维用户。这仿佛证明一个可怖的猜测：计算机可以制造深不可测的数字陷阱，从信息茧房到《黑客帝国》之中的虚拟世界。

人工智能会不会运用数字语言伪造一个世界？这个问题是“万物皆可计算”命题的延伸，也是许多科幻电影的主题。科幻电影的情节通常是，主人公调集另一批人工智能发现破绽，利用漏洞一举攻陷虚假的数字城堡，计算机屏幕上疾驰而过的一排排数字符号如同前赴后继的士兵。另一种古老的智慧是，退出各种复杂的计算，大智若愚，譬如寓言中的“愚公”。愚公试图移走门口的两座大山，他的计算公试极为简单：山不再增高，而他的子孙世代繁衍，这个目标迟早会实现。心存一念，而且坚定不移，另一些琐碎的计算可以忽略不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也仅仅罗列出“生命”“爱情”“自由”三者并且计算出各自的分量，其他的无足轻重，没有必要加减乘除出一个子丑寅卯。这种策略可以称为“不算之算”。置身于眼花缭乱的现代社会，“不算之算”犹如返璞归真。



▲油画《大地》，作者钟剑秋。

苏州人酷爱风花雪月，对吃喝玩乐颇有心得。1808年，苏州文人沈复写的6卷本《浮生六记》，有大量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雅致，可以代表苏州人的价值观、生活观。苏州人有园林、昆曲、评弹这些艺术瑰宝的滋养，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沈复和芸娘们还是会慢慢悠悠地活出自己的模样。没有深入了解苏州人性格的人，也许会轻视这种风轻云淡，认为没有血气方刚，更没有慷慨激昂，只有俗世的烟火气。其实这是误解了。明代文学家、苏州人冯梦龙的“喻世”、“警世”和“醒世”，就是用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世俗故事诠释的。人间的烟火不动声色地成为医心良药，而所有的药到了这里也不再是药，是润物细无声，是苏州西郊穹窿山上写就的《孙子兵法》，是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是王谢长达的女子北伐队和振华女校，是吴健雄、何泽慧、费达生求知求真的身影。是无名愁绪，是月落乌啼，是野外踏青时的诵咏，是咏而归。

归，是入归，魂归。用最雅糯的曲调，用最醇厚的人间烟火，留住人，留住魂。魂归处，细雨垂杨系画船，万树桃花月满天。吴依软语唱不断，半城琵琶半城弦。

说苏州，哪能不说昆曲和评弹？和昆曲相比，评弹更亲民一些。我认识的苏州人，平地里听评弹的很多，听昆曲的少。普通的苏州市民，说起评弹流派也是头头是道。俞调、蒋调、徐调、杨调、丽调……有线广播时代，新编的丽调弹词开篇《新木兰辞》和余红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三天两头在广播里播放，响彻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唱一段。我5岁跟随父母去苏北农村“上山下乡”，对评弹没有任何记忆。读初二时回到苏州，听到评弹十分抗拒。广袤的苏北大地上，只有风声雨声声鸣犬声，听戏，听淮剧的铿锵有力、亢亢激昂，不曾有过评弹的婉转细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已习惯苏北人的高喉大嗓。

有一次，是8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新鲜鸡头苞上市，我坐在桌边，一边剥开鸡头苞，吃着它里面的果实，一边听着广播里的蒋调《宝玉夜探》，听哭了起来。哭不是激动和感动，而是不喜欢。因为广播里天

歌是音乐与词的结合，简单说，就是把要说的话有腔有调有节奏地“唱”出来。歌曲永远是唱给另一个等待回应的心灵听的，就是“我对你唱”。因此，歌曲是一种对话的艺术，是人类感情的连接和交流。

有时候，这个听者成了自己，自吟自唱，其实是与岁月中无数个不同的自己对话。可能是奔跑的少年，疲惫烦恼的中年，或是将垂垂老去的自己。生活的每一种感受，似乎都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

这个感悟，部分来自我多年研究歌词的体会。不过生活本身更证实了这一点。

前不久，毕业了40年的同学们聚会，岁月改变了昔日容颜，似曾相识，又觉陌生。最后还是歌曲扫除了岁月带来的疏离感，把心又聚在一起。音乐响起，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跟着节拍唱起来：“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活泼……”不记得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原唱是谁，此刻它就是我们的歌。歌中有我们想说的，让我们回到少年时光。

有的歌词很大众、很平常，却很动人。著名词作家乔羽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歌词“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院落’”。乔羽说得对，歌词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活在我们的口头，记录着生活的美好。

我们从小就背了很多诗词，不仅因为诗经乐府、唐诗宋词是文化瑰宝，还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文化的步步足印。实际上这些诗词在原先写出来时，很多是作为歌词用的。只是条件限制，当时的歌谱记录不发达，但词句让我们永远记得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

生活像一首歌，这不只是比喻，我们就生活在歌中。多年前，被作家三毛感动了，不，不只是她的小说，更是她的一张音乐专辑。15首歌，每一首都记录了她与爱人生命的一个个时刻。还有电影《灵魂歌者》，是讲述歌手雷·查尔斯传奇一生的，其中有一段以歌吵架的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禁。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每一程也都有首首歌，只是没有记下而已。

“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有多少人在这种传奇中识得初恋的滋味？“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也飞不高”，又有多少人不如意的境遇而倔强？“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这是回不去的故乡。还有“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每一首歌就像我们向生活敞开的每一个面向，它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拥抱生活的一种姿势。

10多年前，我在所任职的高校开了一门“歌词创作与鉴赏”的课，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报不上名的学生说，这是一门投他们所好的课。几次课下来，我才明白此话含义。我对学生的要求不高，课程结束后，每人给自己喜欢的旋律填一首歌词，再交上一篇赏析性的小论文。最后两次课上，学生可以自愿表演他们的创作。没想到要上台的学生太多，有单独朗诵的，有配乐演唱的，有抱着吉他表演的，甚至有组合成乐队高歌的。

有个男生事先找到我，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表演，因为他写的这首歌词是他的处女作，很用心，想在课堂上借此对他暗恋的女孩表白。我记不得他写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接受了他的表白，但全场热烈的掌声让男孩激动不已的情景，我至今难忘。我想，那一刻，歌词里安放了他多少不安与期盼啊！

歌词是生活的酸甜苦辣，是记忆、畅想，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情感连接。歌词可以成为一种治愈、一种归属，让我们充盈、健康。

文思

苏州风格

叶弥

面，是沉甸甸的勤劳，是对大地深深的热爱。评弹就是对湖山的致敬，对岁月的回赠，源于此并扎根于此。也许是理解了这一点，若干年后，再听评弹已是完全不同的心境，甚至也能哼两句俞调：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

然后，有一天，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朱慧珍的评弹。后来知道，所有学评弹的女演员都是从学朱慧珍的唱腔开始。她生于1921年，逝于1969年。逝去时，用决绝剧烈的方式与世界作了告别。今天听到她的唱腔，还是那么清丽宽舒。纯净从容的背后，是那一份对美与爱的坚守。吴依软语的评弹，一路行至今日，其中不乏雷电霹雳，死生契阔。

风雨不静而岁月从容，这或许就是苏州这座城市的风格。